

## 时光烙印

## 春日的雨

■刘俊伟

八九岁的我在村里读小学，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，天真烂漫，父亲和母亲平日里忙着挣钱养家，又不要求我功课学得很好，还会有什么烦恼呢？可是每到下雨天，我就很烦恼，因为没有一把像样的雨伞和一双合脚的雨鞋。记忆中那时的春天，雨总是下个不停。语文课本里讲，春天的雨“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”，可是下在我心里，却变成了一根根尖锐的钢针。

那时我们姐弟四人都处在上学的年龄。每次下雨，拿到我手里的总是一把破旧的黑伞，其实姐姐和弟弟的伞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这伞不知道已经使用了多久，伞柄锈迹斑斑，龙骨有的也折了。每次撑开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要么伞架不受控制自动滑落，要么突然刮来一阵风，伞面就被吹翻过去，我不得不奋力把它翻转回来。父亲修修补补了很多次，始终没有放弃它的念头。我多想有一把班里女同学们拿的小花伞呀！那些漂亮而又精致的自动雨伞，摁一下手柄上的按钮，雨伞“啪”一声开了，连声音都那么清脆动听，更别提那撑起来圆润而又紧绷的伞面了，像一朵朵开在雨里的鲜花。上学或放学路上，我总是独自走得飞快，因为我不想让熟悉的同学看见我在风雨中拯救那把伞时的窘态。那时的我觉得，贫穷和自卑在雨天让我显得孤独又狼狈。

除此之外，脚上的雨鞋同样让我觉得难为情。它黑不溜秋的，鞋面上还有几处圆形的补丁，是父亲用自行车旧内胆皮补的，那鲜艳的红色显得格外刺眼。我敢打赌，这双雨鞋肯定不是父亲专门为我买的，因为我穿上它从来没有感到合脚过：刚穿时，鞋筒都快到我膝盖了，走起来腿在鞋里直打晃；后来脚长大了些，它又小了，我得把脚硬塞进去，脱时又得坐着拽半

天。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最关键的，让我真正难受的是这双雨鞋不能踩水。还没走几步路，雨水就从补丁处渗进去，袜子跟着也湿了。北方初春的天还很寒冷，我穿着这双渗水的雨鞋犹如踩在冰块上，到了教室坐在座位上冻得忍不住直跺脚，一整个上午都缓不过来。后来我学聪明了，在袜子外面套个塑料袋，多少可以防点水。可塑料袋太滑，走起路来不稳当，但这也比受冻强得多。我同样羡慕周围同学穿的雨鞋，有大红的、草绿的、鹅黄的……颜色艳丽，有的鞋面上还印着卡通图案，我猜穿上它一定暖和极了。如果我有一双这样的雨鞋，我想走哪里就走哪里，完全不用担心鞋子进水，我会在放学路上尽量走得慢一点，和同学们一起回家。

我从来没有向母亲提过我的这些需求。可能是觉得提了也没什么用，又或许是潜意识里觉得，这些美丽的事物与贫穷且自卑的我并不相称。直到我上完小学，也没有一双合脚的雨鞋和一把漂亮的自动伞，它们终是没有陪我度过那些阴冷的雨天，成了我年少时的“不可得之物”。

时光荏苒，我从农村来到城市读书，后来又留在城市生活。人生的新阶段，我曾很多次面临窘境，远离家乡的孤独和来自工作的压力，在无数个黑夜里伏击我，正如年少时春日的那一场场风雨。我依然没有“雨伞”和“雨鞋”，但却心生一股莫名的勇气，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伴我前行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这股莫名的勇气原来早就在那一场场春雨里暗自生根发芽。旅途里淋过的雨，在未来的日子里终会成为人生中的和风细雨，它无声地滋养着我的心田，浇灌出美丽的花朵。

## 走走看看



## 雨中游鲁迅故里

■黄志榜

初春时节，与友人相约赴绍兴，游历鲁迅故里，走进新春伊始的烟雨江南。

南方已是春暖花开，风轻柔得不再刺骨。忽然飘落的霏霏细雨，带来些许湿凉。雨中游人稀少，没有了平日的熙攘，少了几分喧嚣，多了几分沉静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孔乙己塑像。他仍旧穿着先生笔下那身长衫，依旧是那副无助的神情，手中端着那碟下酒的茴香豆。瘦高的身子微微前倾，仿佛正对着店家轻声说话。因天气原因，乌篷船散散落落停泊在沧桑的石桥埠头边。广场上不见吴越风情的社戏演出，只有“咸亨酒店”的酒旗，在潇潇细雨里低垂着，没有了平日迎风招展的模样。

鲁迅先生的故居为清代建筑，是他出生与度过少年时光的地方，也是多年来文人墨客心向往之的拜谒之地。一行人撑伞徐行，漫步在被岁月打磨得凹凸不平的青石甬道上，穿堂绕院，来到从课本上得以熟悉的百草园。雨雾轻笼着园内的菜畦与白墙，满园青菜郁郁葱葱。挨着菜畦的，是那口经年古井与书中写到的皂荚树。老井位于百草园北侧，靠近厨房，想来当年便是饮水浇菜两相宜。八角井台以青石砌就，百年轱辘辗转，早已将井口青石磨得温润圆滑。那株皂荚树，老干虬枝，苍劲古朴，虽未绽新绿，待到枝叶扶苏，必是一树苍翠，浓荫匝地。泥墙根处，尚留几分野趣，恍惚间，似见少年鲁迅在此捉蟋蟀、拔何首乌、听长妈妈讲美女蛇故事的身影。课本里的文字，在这如细纱筛过的蒙蒙雨幕里，都鲜活了起来。

从百草园来到三味书屋，古朴门庭在淅沥细雨中更显清雅。寿镜吾先生的塑像垂手静立，一派从容淡定，透着育人的笃定与底气。书屋东北角的旧书桌上，少年鲁迅亲手刻下的“早”字清晰依旧。雨打窗棂，仿佛回响着当年琅琅书声。墨香与温润的雨水相融，让人感念先生少年时的风骨，顿生怀古之情，多年萦绕心头的向往，在此刻得以安放。略有遗憾的是，先生在《秋夜》中写道：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我们只寻得一株枣树，另一株终究未能找到。后来细想才知，那枣树是先生北京寓所的秋夜记忆，而百草园里的皂荚树，才是先生童年的见证。

雨还在下，不急不缓。烟雨里的绍兴，白墙黛瓦被雨水浸润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。青石板湿漉漉的，踏上去微凉，檐角瓦当滴水成音，更添几分清幽。漫步巷陌，老台门静静伫立，墙影斑驳，木窗半掩。雨丝轻垂，洗去尘世浮躁，只留曲径通幽的静谧、社戏余韵的婉转，百年老宅的深邃厚重，都浸润在江南的蒙蒙烟雨之中。

雨落故里，文墨流香。这不仅是一次漫步，更是与先生跨越百年的邂逅、与一段旧时光的隔世相逢。我虽无朝花夕拾的闲情，却似听见百年前先生唤醒沉睡国人的愤懑呐喊。那“纠缠如毒蛇，执着如怨鬼”的坚守，不正是那个时代我们民族所欠缺的风骨吗？他所言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，又何尝不是与我们今天的开拓奋进精神一脉相承？

先生就是先生，启迪后人，先知先觉。

## 人间真情

## 我的父亲

■闻军队

乙巳年，腊月初一，深夜大雪。

再过些日子，就是父亲的三周年忌日。时间有时很沉，沉沉地压在人心上；有时又极轻，轻轻一掠，三年便过去了。父亲走了三年，我却总恍惚觉得，他仍坐在老家堂屋那把旧藤椅上，就着昏黄的灯，等我推门进来与他说话。

父亲是我们那儿最早一批“包工头”中的一个。这称呼如今听来普通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豫东乡下，却带着一股子敢闯的锐气。他没读过几年书，却认准了两样东西：一是脚下的路，二是心里的信。

关于路，他年轻时做过一件“傻事”。中学地理课上，他听老师说泰山如何巍峨，非要亲眼去看看。那时家里哪有余钱给他，他就缠着我奶蒸了一布袋馍，背在肩上就上了路。他夜里蜷在桥洞下，啃着冷硬的干粮，脚上的血泡破了又起。从项城到泰安，几百里地，他一步一步走完了。许多年后，他开着一辆桑塔纳行驶在平坦的柏油路上，还会忽然说起那段徒步的日子。他说：“人哪，只要一步一步走，没有走不到的地头。怕的不是路远，是心里没路。”

他心里的路，后来就成了养家的路、带人的路。他领着我的二大、三大，拉起一支小小的施工队，从给邻居修墙砌灶做起，渐渐也能接盖学校、铺乡道的活。家业是从无到有的一砖一瓦垒起来的，信誉是靠一点一滴的实在攒起来的。他常对工友们说：“咱们砌的墙，几十年不倒，那就是咱的脸。”

创业艰难，最难的是青黄不接的时候。工程款迟迟不到，工人的工钱却是天大的事，一日也误不得。我记得最真切的，是我四个姑姑的辛苦付出。那些年，家里的女人们白日忙完田里的活，夜里就守在烟气熏人的炊烟房。凌晨两三点，她们便起身，把烤得金黄酥脆的

烟叶一捆一捆理好，装上板车，踩着星光露水，走十几里路去赶早市。卖烟叶换来的，总是一叠叠皱巴巴的零票，带着烟叶的焦香，也带着她们手心的暖意。这些钱，最终都会交到父亲那双粗糙的手里。他数钱时总是沉默，眉头微微蹙着——我知道，那钱是烫手的，那是全家人熬红的眼睛、累弯的腰。他攥着这钱，转身便发给工友们，从不曾迟过一日。这份诚信，是他做人的根基，也是一家人挺直的脊梁。

日子，就在这沉甸甸的信义和汗水中殷实了起来。当那辆崭新的桑塔纳开进庄子时，着实惹来一阵热闹的张望，父亲成了乡邻口中“有本事的人”。可当他坐在那辆崭新的车里时，脸上却不见多少得意，反倒有一种说不清的平静。他总对我说：“刚，咱家是赶上了好时候，加上肯下力、守信用，才有了今天。你如今端着公家的饭碗，要记住，端的是大家的信任，这比什么都重。”

是啊，父亲，我记下了。如今，我坐在敞亮的办公室，看文件，处理纷繁的事务，有时觉得累了、惑了，便会想起您来。想起您背着干粮走向泰山时单薄又执拗的身影——那让我懂得什么是“行稳致远”；想起俺姑星夜赶集，您接过钱时那沉甸甸的眼神——那让我懂得什么是“责任在肩”；想起您开着车，轻声说“心里要有路”——那让我懂得什么是“信念如磐”。

您不曾留给我万贯家财，却给了我一生受用的东西，那是用脚板丈量远方的韧劲，是用双手兑现诺言的诚恳，是用肩膀扛起一片天的担当。这些，早已长进我的骨血。当我为一个项目奔走，当我是在是非面前站定脚步，我知道，我身上有您生命的延续。

三年了，父亲，您坟前的松柏，又添了一圈年轮。您当年一步一步踏出来的那条路，我正用自己的方式，接着往前走。这条路，叫尽责，叫守信，叫不忘来处。